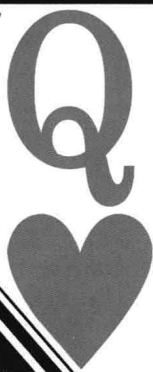




遗产尖兵

(日) 叶山透 / 著

(日) 山本大和 / 绘 邱钟仁 / 译



(日) 叶山 透 / 著

(日) 山本 大和 / 绘 邱鍾仁 / 译

遗产尖兵



原著名:《9S<ナインエス>II》, 著者:葉山透, 绘者:山本ヤマト, 日版设计:神崎夢現

©Tohru Hayama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2004 by Media Works Inc., Tokyo,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CII MEDIA WORKS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1-298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遗产尖兵 2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叶山透
绘 者 (日)山本大和
译 者 邱锺仁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陈珊珊
美术编辑 苏碧梅
制版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331-4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序 曲

两年前。

“紧急停机！”

一名部下在接连亮起的红色指示灯前大声喊道。

红色的指示灯随着一阵操作拉杆、按钮与键盘发出的声响而陆续消失。

“又失败了吗？”

笠原实重重地垂下肩膀，很疲惫似的扑通一声坐到椅子上，双手掩住脸，想在脑子里整理出问题所在，却又忍不住对自己哼声冷笑。

老早就有堆积如山的问题，却迟迟未能解决。内置电池的重量过重，框体强度不足，思考逻辑离最佳化的目标更是差了老大一截，会顺利取得成功才怪。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强行测试，原因就在于对于计划的大幅度延迟，上头已经催得非常紧了。

然而他心中却仍然存有幻想，幻想着搞不好会成功——他觉得心存侥幸的自己实在是非常可耻。

“……主任。”

“笠原先生，我们该怎么办？”

当他把双手从脸上拿开时，就发现这群六年来一起推动这个计划的好伙伴，正以不安的表情看着自己。他们也知道这个计划已经濒临废除的边缘了。

或许这个计划原本就不可能成功。凭现在的技术，要想开

发出能够自动判断并行动的多目的多脚型无人战车——用俗气的说法就是要开发战斗机器人，需要跨越的障碍实在是太多了。

“我看还是很难安装内置驱动电池吧？现在最大的瓶颈就在这里。”

“不，电池绝对不能拿掉。Leptoneta的主要目的是游击战，游击战当然也包括侦察之类的防卫行动，一定得具备长时间连续独立运作的能力。要是把电池改成依靠外部环境供给能源，根本就没得商量。”

这时传来了部下有点犹豫的声音。

“……如果采用峰岛的技术，应该会有办法解决吧？”

这个已经提过很多次的意见，让笠原险些心动，但他最后仍然勉强自己摇了摇头。

峰岛勇次郎是人类史上最棒也是最疯狂的科学家，他肆意散播的发明与疯狂，在全球各处都留下了痕迹。从八年前神秘失踪到现在，他仍然给全球带来莫大的影响，已经成了疯狂科学家的代名词。甚至连他开发出来的技术，都经常会因为他的为人而跟着遭到厌恶。

“如果你也是个技术专家，就该靠自己的能力想办法解决。而且你知不知道想采用峰岛的技术，得先拿到多少许可，办多少手续，花多少时间？更何况还会多出一大堆限制跟监视，这种做法我不能接受。”

他说完这句话，众人都陷入了沉默。屏幕上显示出的机器人姿势歪斜，跟静止画面一样一动也不动。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我会向上头报告，大家今天就先回家休息吧。”

众人一个个动了起来。

其中一个人自言自语着：“看来是没戏唱了。”这句话深深地刺进了笠原的心里。

“我本来就没抱多少期望。”

听完报告之后，本部长的声音显得颇为冷淡，毫不掩饰心里的失望与嘲笑，笠原则是懊恼得咬紧嘴唇。

“不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很明白了。第一是内置电池的轻量化与延长驱动时间，只要能做到这点，就有办法弥补框体脆弱的问题。思考逻辑也可以通过去除不确定因素……”

“这我已经听腻了，知道这些话你已经说了几年吗？”

本部长毫不留情地阻止他说下去。

“看来你也差不多到了该考虑自己去留问题的时期了啊。”

笠原还想说一些什么，但本部长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制止他。

“你可以下去了，我会祈祷下次不是在你提出辞呈的时候见到你。”

笠原回到自己的座位，将连日来疲劳累积的身体靠在椅子上。房间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散乱的文件反而凸显出一连串努力的徒劳无功。

他朝着就像腐朽的昆虫残骸一样倒在实验室里头的实验机看了一眼。框体因承受不住机体的重量而弯曲，看起来像是眼睛的六台摄像机失去光亮，徒增悲哀的感觉。

“……是时候了吧。”

然而在写辞呈之前，还有件事非做不可。这群部下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为了自己愚蠢的梦想如此尽心尽力，至少也得帮他们确保去处才行。

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名片夹，开始寻找合适的通道。

就在这时，笠原的电脑终端机上响起了收到邮件的声音。

寄件者的地方写着“Cuculus”。他并不认识这个名字，对邮件账号也没有印象，犹豫着该不该开启邮件。然而“代达罗斯的迷宫”这个奇特的标题却扰乱了笠原的心。为防万一，他先检查确认有没有病毒，然后开启了邮件。

邮件的开头显得非常奇妙。

“你好，笠原老弟。我的名字不方便告诉你，但是连个称呼也没有又很麻烦，我想想看，对了，你就称我为Cuculus吧。

“好了，自我介绍就到这里，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吧。我想帮助你解决你现在面临的烦恼。首先关于内置电池的轻量化，其实……”

笠原追着文字移动的视线停了下来。这封邮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计划的极机密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这个Cuculus又是什么人？

然而这些疑问很快就被接下来的技术说明赶跑了。

“原来还有这种方法啊。”

笠原发出吞口水的声音。实验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电池的重量，而邮件中所提出的解决方式，却实实在在地指出了他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盲点。

笠原看邮件看得忘了时间。直到刚刚都还挥之不去的绝望感，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一章 追忆

1

小时候，光是要跟上那高大的背影，就已经竭尽全力。

为了不被父亲抛下，只能死命地跟在他身后，模仿他的成就，或是从旁协助，想办法理解父亲话中的含意。虽然过程极为艰难，但努力获得了回报，终于勉强让父亲允许自己待在他身边。

然而这个能够了解父亲话中含意的幼童，却遭到人们以忌讳的眼光看待。

幼童没有看过母亲的模样。以前问过父亲一次，却只换来凶狠的瞪视，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了。

每次看到年纪跟自己差不多的幼童牵着双亲的手，幸福地走在路上时，自己的目光总是会被他们的背影所吸引。觉得羡慕，觉得忌妒，又觉得空虚，只能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这天她也一个人哭泣着。被父亲骂无能，要她消失。她一个人坐在染上夕阳色彩的公园长椅上，不停地流着眼泪。

日落时分的公园里冷冷清清的，根本没有能放松的效果，反而让人越待越寂寞。

这虽然是常有的事，但是悲伤的感情始终没有淡去，只让她觉得这种没办法用泪水冲掉的悲伤，已经一层又一层地附着在了心上。

阻止这名陷入悲伤深渊的幼童继续哭泣的，是一阵不知道



从哪儿传来的优美旋律。

虽然是几乎被风声掩盖的虚无音调，但幼童确实听见了。

幼童放眼望向四周。听起来还很遥远的声音源头，并不存在于她泪眼迷离的视野之中。究竟是从哪儿传来的呢？仔细倾听了好一阵子后，幼童从脚还够不着地面高度的椅子上跳了下来，顺着旋律的引导走了过去。

声音是从公园正中央传来的。

在染上晚霞色彩的大型喷水池前面，一位老人拿着小提琴，演奏着动听的曲子。老人的手脚十分细瘦，但用小提琴演奏出来的音乐，却是那么美妙且强而有力。

不知不觉间，幼童坐到老人脚边，听演奏听得入神了。

老人露出了微笑，这是幼童第一次体会到人情的温暖。

委身于幸福的记忆，是一种堕落的行为吗？

峰岛由宇在床上翻了个身，望向玻璃天花板。在天花板另一边监视由宇的人们，赶忙把视线移开。

由宇再次闭上眼睛，顺着记忆回想。

跟那名老人之间留下的记忆，可以说是幼年期的自己所度过的时光之中，活得最像个人的一段日子。就算老人是为了接近峰岛勇次郎，为了夺取他的生命，她也不想认为老人的和蔼可亲是假的，不想认为老人那时流露出来的温和笑容全都是骗人的。

只是，就算不想这么认为，但只要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老人的温柔多半都是装出来的吧。否则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怎么可能会把装了炸弹的玩偶交给幼小的儿童？研究所爆炸之后

的光景，到现在仍然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之中。

会开始回想过去的事情，是因为自己的心中产生了什么变化吗？

再次睁开眼睛，看了看自己住了十年的房屋。不，这个地方恐怕不能称之为房屋，至少应该不是人住的地方。

床、书桌、茶几跟椅子等家具算是一应俱全，也有供她研究用的电脑终端机。只不过，位于房屋角落的浴室，每一面墙都是玻璃制的，只有地板反射出无机质的灰色质感。

电视跟音响也都一样不缺，但是这些器材所播放的内容，目的并不在于提供娱乐，而是用来束缚她的。而且不管待在哪里，不管做什么事，都一定会有隔着玻璃的视线与摄像机追着她跑。

这个建造在地下一千二百米处的奇妙房屋，就是用来囚禁峰岛勇次郎最高杰作的牢狱。

由宇七岁的那年夏天，峰岛勇次郎失踪，独自被留下的少女在极机密的情况下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而她的头脑之中，蕴藏着足以让世界完全改观的危险性与可能性。

之后过了十年。

十年来，她每天都看着玻璃天花板。

天花板另一端的天空是那么遥远，自己那早已忘记阳光的肌肤，白得近似透明。

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一直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

然而这几天来，她的心情却起伏不定。她并不明白原因。没办法用逻辑来解析自己心情的困扰，让她觉得非常焦躁。

她再次闭上眼睛。这次回想的并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两周前才发生的事情。一名让人觉得他天然，但内心深处却藏着

强烈的杀戮冲动，双重个性显得非常不搭调的少年。

很明显的，自己心情的变化，跟当时救了自己的少年有不小关联。

幼年时期收到的玩偶里面装有炸弹，是让自己变得不再相信人的原因之一。这件事她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但奇怪的是，在那名少年面前，却那么坦白地说了出来。

“这件事让我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就是不可以相信任何人，就连勇次郎也一定不可以相信。”

“你这么说不不对，这不叫做学到重要的教训。”

“也许吧。尤其是看到你这样，更是让我有这种想法。不过这个教训确实提高了我的生存几率，姑且不论是好是坏，这一点的确是事实。”

她一字不差地回想起跟少年之间的谈话。

从跟那名少年之间的谈话中，有几项惊人的发现。

过去自己从来不对任何人敞开心胸，什么话都不说。她一直认为就算对别人说出自己的境遇或过去，也没办法改变已经存在的事实。既然如此，说出来也是没用的，只会留给对方利用的空间，反而会更吃亏。然而由宇到了现在才第一次知道，光是把这些事情说出来给别人听，就能有一种获得解脱的奇妙感觉。

而且当由宇叫他不要用自己作为发泄杀戮冲动的借口时，少年用大得吓人的声音，怒吼着否定了这一点。由宇这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也会错。

而现在，连她已经贯彻了十年的想法都开始动摇。

为什么自己会在隔天去见老人，向他道谢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老人每次都待在那儿，一直待到跟由宇变得十分亲密，亲

密到连送她玩偶都不会显得不自然的程度。

而老人在送玩偶给由宇的时候，也说出了往常所说的那些话语——

“我每天都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来找我。”所以自己才会丝毫不怀疑能否遇到他，隔天就为了向老人道谢而前往公园。

自己只是单纯地相信老人。正因为这样，当玩偶爆炸的时候，自己才没有待在研究所，而是跑到公园来。

有时候相信别人，也会提高生存的几率。

同一件事情之中存在着两种真相，竟然到现在才搞懂这么简单的事情。她觉得自己实在很傻，脸上也自然地浮现出笑容来。然而笑容随即消失，由宇的表情又认真了起来。

到这里都还可以用逻辑来解释，有错没关系，改掉就好。然而接下来的部分——老人究竟有没有打算把自己也杀了这一点，却没有办法靠逻辑来解决。

这几天来，由宇无法不去苦苦思索的就是这个问题，思考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停在这个地方了。不管想过多少遍，还是无法确定老人的真意，而且事到如今也已经没有办法去查证了。然而不管多少次想甩开这些想法，这个疑问却仍然紧紧抓住由宇不放。

要是那名少年现在就在这儿，他会为自己解开这个疑问吗？

一想到多半已经不会再见到的那名少年，胸口就会隐隐作痛。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再去想那名少年，由宇立刻用力睁开原本闭着的眼睛。

当她再次睁开眼时，就像刚刚一样，与隔着玻璃天花板的监视人员四目相对，就连对方移开视线的动作细节都一模一样。

“真是缺乏滋润啊。”

放眼看看屋内，由宇猛然从床上站了起来。

就稍微奢侈一下吧。毕竟光靠这些随手塞来的影片或是录下来的音乐，根本就不能满足自己内心的渴望。

那个时候的记忆已经模糊，不能确定当时听到的是什么样的曲调。自己有机会重现当时的旋律吗？要是能够重现，是否就能了解老人当时的心情呢？

由宇朝移开视线的监视人员说：

“帮我叫岸田博士来。”

一名穿起白袍来显得有模有样，看起来很好相处，年纪五十岁上下的绅士，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只要是由宇找他，这座NCT研究所的所长岸田群平不管人在哪儿，不管正在做什么，一定会立刻赶来问她有什么事情。

“由宇，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他说的话就跟往常一模一样，然而由宇今天的要求，也许会让岸田博士有点伤脑筋。

“我想要小提琴。”

“小提琴？”

“嗯，乐器的小提琴。我想想，就给我Stradivarius跟Giuseppe del Gesu吧。”

由宇从玻璃地板底下，愉悦地注视着被价格上亿的小提琴名称吓得哑口无言的岸田博士。

去，就看到水从上而下渗透下去，使沾上水的部分显现出一片黑色。

反复好几次这样的动作，到桶里的水只剩一半左右时，坂上斗真才将勺子跟水桶放在一旁，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

连呼出来的气都是白色的，风中夹带着刺痛脸颊的寒气。

斗真所祭拜的石碑上，并没有刻上任何文字来标明意义，然而酝酿出来的气氛，却隐约让人联想到墓碑。

石碑位于绿意盎然的高台之上。原野外侧是一片深邃的森林，更远处则可以看到模糊的山脉轮廓线。这一带就只有斗真眼前的这一块石碑经由人工处理过。

身上散发出不像是一名十七岁的少年该有的悲壮感。还留有几分稚气的侧脸上，掺杂了些许苦闷与无奈。

要是同学看见他的这种表情，想必会对斗真另眼相看吧。这名少年平时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多少会让人觉得他有点糊涂。然而现在的斗真，却显然与过惯了和平日子的同年代少男少女完全不一样。累积不一样的经验，尝过不一样的苦乐，活在不一样的世界，这些差异都显现在他默祷的模样上。

不知道为什么，石碑前面除了线香与花束之外，还放着一柄收在古朴木鞘之中的小刀。没有人问起这么做的用意——除了斗真以外看不到任何人的身影。别说是人了，甚至看不到任何会动的东西。在这片几乎连呼吸都要冻结的寂静之中，斗真一动也不动，只是一心一意地默祷。

“非常对不起。”

过了好一阵子才从他口中发出的言语，有如榨出灵魂一般沉重。

漫长的寂静之中，不知不觉间飘起了雪，无声无息地将四

周染上一片薄薄的纯白色。然而，尽管开始下雪，斗真仍然不为所动，低着头就像雕像一样毫不动弹。

等到太阳西沉，积在斗真头上的白雪静静地落下，那副静止已久的身体，才总算察觉到了时间的流逝。

“四月都已经过了一半，这里竟然还在下雪。”

不知道是不是一直等着斗真的行动，少女平静的话声直到这时才从背后传来。

“……麻耶。”

她身上穿着纯白的毛皮大衣，脚上穿着高级靴子，只有齐肩的头发与可爱的脸庞暴露在寒风中。真目麻耶，她是斗真同父异母的妹妹。

斗真没有问她为什么知道自己在这里。真目家所掌握的情报网，甚至能够左右世界的动向，要是真目家的大人物问这种问题，可就未免太笨了。

以斗真的父亲不坐为首的真目家，数百年来一直在世界中枢掌握着莫大的权力。自古以来就非常擅长情报战，到现在仍然充分掌握着情报方面的优势，地位至今依然没有动摇。

传闻地位仅次于现任总裁真目不坐的女儿麻耶，并没有回应斗真的话，而是站到石碑前，将手上拿着的花束供奉在石碑上，以跟斗真相同的姿势默祷。

过了一阵子，麻耶将合十默祷的双手分开，站起身来注视着斗真的面孔。

“我真的吓了一跳，我们那时候住的房子已经完全不见了，连痕迹都找不到。”

面对覆满白雪的光景，斗真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复杂。

“父亲把一切都处理掉了，如今也只剩这块石碑还在述说

当时那件事了。”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为什么……那还用说吗，谁叫哥哥从那以来都过了两个星期，却一直不来见我。”

“才两个星期而已。”

“是已经两个星期了。”

“……也对，不好意思，是我不对。”

“请不要道歉，哥哥每次都没讲几句话就……”

“麻耶。”

斗真打断妹妹的抗议，看了看石碑前的小刀鸣神尊，麻耶的视线也被吸引过去看着同一物体。

“我迟迟下不了决心，没办法决定要不要把这个还回去，所以才没有跟麻耶联络。对不起。”

麻耶才刚要开口，却什么话都没说就闭起了嘴。还真难得看到麻耶会这样欲言又止。

“我花了一年半，才敢用自己的双脚来到这里，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没出息。”

取而代之的，是斗真口中说出的自虐话语。麻耶用力摇了摇头，否定了斗真的话。

“是只过了一年半。”

微微停顿之后，斗真低声说了句“也对”。但怎么看都不觉得他是真心这么认为，麻耶加重了语气说道：

“那个时候，要阻止为断绝真目家的血统而来的入侵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鸣神尊。”

“嗯，而我就任凭被鸣神尊唤醒的祸神之血失去控制，连无关的人都杀了个精光，把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杀了。”

“哥哥真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是同罪啊！当时对方的目标，就是待在房子里的我。哥哥是为了保护我，才会拔出鸣神尊的。”

看见妹妹茶褐色的大眼睛中浮现一层薄薄的泪水，斗真赶忙把手放到妹妹的肩膀上。

“……对不起，麻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谁，眼看妹妹有生命危险，一定会当场拿起现有的武器抵抗。麻耶，你应该懂的，问题是在于另一个我根本不管对手是谁，也不需要理由，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杀人。”

“所以这不是哥哥的错……”

妹妹拼命为他辩护，但这次换成斗真用力摇了摇头。

“不是的，麻耶。我不能把我的另一个人格当成借口，那……就是我，就是有着祸神血统，叫做坂上斗真的人。”

他不想看到妹妹悲伤的表情。

“过去我一直怨恨老爸，怨恨家系，心想为什么我会以这种方式生下来，就这样自我放逐，成天叹息，逃避。可是……”

然而斗真却见识到了，又一次，明明白白地见识到了。在两周前的球体实验室事件之中，见识到了自己拼命想要消除，却绝对不会消失的另一个自己是什么模样。

“你的人格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分为二的吗？”

当时，有着一头长发的美少女问了自己这句话。

在两周前的那个事件之前，斗真对于哪一个人格才是真正的自己，一直有所误会——不，正确地说来，应该是一直让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

“真目家长年来一直有着遗传性的杀戮冲动。不，应该说长年以来慢慢让杀戮冲动更加洗练才对吧。然而杀戮冲动越是